

## 锲而不舍 永攀高峰

### ——祝贺叔父谢毓元院士八十华诞

谢家宾

今年四月十九日，是敬爱的叔父谢毓元院士八十华诞。作为小辈和学生，我衷心祝贺叔父在半个多世纪锲而不舍，攀登科学高峰的征程中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衷心祝愿叔父健康长寿，继续在课题研究及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方面，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叔父是著名的有机化学与药物化学家。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他出生于北京西四兵马司胡同13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这是一个书香门弟之家。祖父谢镜第，字蓉初，籍贯江苏苏州，家境贫寒，自幼好学，常借亲戚和邻居的书籍刻苦功读，奋发图强。一八九八年，满清政府举办洋务，成立“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当朝状元陆润庠关心家乡子弟，亲自回苏州招收学生，祖父被选中，于一八九九年进京，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二期学员，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生。毕业后到晚清邮传部工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路政司总务科长、代司长等职，职权虽高，但目睹官场之黑暗、腐败，祖父壮志难酬，心灰意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即告老还乡，时年不过五十三岁。年幼的叔父也跟随祖父回到了故乡苏州。

叔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忧国忧民。抗战期间，华北和南京先后成立伪政权，一些伪职官僚多次写信或亲自到苏州劝祖父出山，许以司长、次长高位，都被祖父拒绝。更有甚者，汉奸殷汝耕勾结日寇，妄图成立华北七市自治区伪政府，托人请祖父出任“国务总理”，声称不必到职，只要挂个名就有号召力…，当即被祖父严词拒绝。虽然当时苏州家中经济困难，祖父对家人们说，就是喝粥也不能当汉奸！也不准许子女在汉奸学校读书。

叔父谢毓元自幼跟随祖父，受家庭熏陶极深，铸就了他爱国、爱民、爱科学的早期追求，立志干成一番事业。青少年时期，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对文学和历史产生很大兴趣。叔父曾对我说，《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等文学历史名著曾对他影响很深，“铢积寸累，日进有功”，他感叹书海之浩瀚，读书越多，越感觉知识贫乏。他一度曾想报考大学历史系。然而祖父崇尚“科学救国”，规定子女只能学理、工、医、农，思虑再三，叔父选定了自己将为之奋斗的专业，先后进入上海私立东吴大学化工系和清华大学化学系深造。在化学的各分支中，叔父对有机化学情有独钟。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先后调入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及药物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六年，叔父被公派赴苏联留学，在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研究所里，拜读于苏联科学院院士施米亚京门下，五年的留学生活，

更加夯实了专业基础。他的脑海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地吸收着来自各方的水分和营养，不断的积累，又不断地释放；不断地播种，又不断的收获。时光悠悠，从叔父走上工作岗位算起，已五十多年矣。这是他以澎湃不息的激情和坚韧毅力克服困难而度过的。回首往事，叔父曾经深情地说过：“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以自己的辛勤工作造福社会，为社会所承认。扪心自问，才觉得没有虚度此生”。

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化学家的一生注定将在实验室度过。瓶瓶罐罐，试剂试液，多次试验，多次失败，多次探索，还有多次重复验证陪伴着叔父的半个世纪。他对实验室的工作充满感情，从不认为枯燥和烦琐。在他的心目中，那些器皿、试样都像具有了生命，可亲可近。不管是在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还是在当今光怪陆离的商品社会中，叔父一走进实验室，内心就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专注，

任尔东南西北风，也不能动摇他的理想和追求。就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他完成了一系列新化合物，如四环素类抗生素、莲心碱、甘草查耳酮的全合成；研制了二巯丁二酸钠、喹胺酸等多种新的螯合剂，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取得了极好的疗效。他的研究成果，曾在抢救群体大面积砷中毒的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曾作为我国研制的药品，首次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使用。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为我国研制核武器而努力的科研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在实验室里成功研制放射性促排药物的是叔父谢毓元院士。众所周知，铯-90是核爆炸散落物的主要成份，污染大气，危害极大。叔父设计并合成了积二磷酸类衍生物，解决了这一课题，保障了一线人员的安全，荣获卫生部一等奖。几十年来，各种奖项接踵而至，叔父仍然是那样谦虚谨慎、默默耕耘。

科学研究需要创新精神。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会重复他人的成功，不可能独树一帜，取得新的成果。记得叔父常对我说：“要尊重导师，也要破除迷信；要多一些主动，少一些依赖。”叔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给我讲过当年留学苏联时的一个故事：一次，导师施米亚京院士交给叔父一个课题方案，要求他做一系列实验。拿到方案后，叔父认真翻阅了一些参考资料，感到达到同样目的的方法不止一个，还可以设计更加简捷可行的方案，当叔父把这个设想报告院士时，遭到一顿训斥。但他并不消极气馁，更没有盲从，为了对科学负责，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按新方案做实验，再和导师的方案相比较，实践证明叔父设计的方案更加可行、可靠。施米亚京院士为之震惊，从此对叔父刮目相看。几十年来，叔父科研硕果累累，都是在继承和创新中获取的。其间虽然有失败，甚至多次失败，但却不能动摇他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叔父做了半世纪的学问，在治学之道方面见解独到，富有哲理。他认为做学问是一件很苦的事，需要献身精神。读书要勤奋，知识面力求广博，敢于超过前辈。他强调各学科相互

渗透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休戚与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促进。因此，无论从事哪一门科学的研究，都应力求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要抓住最新的研究，了解科学发展的前沿，否则就要落后。

叔父一直强调事在人为，他引用清代文学家彭端淑所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叔父正是这样兢兢业业，一生为之、学之。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叔父特别注意有张有弛，劳逸结合。读书、看球、听戏，欣赏音乐等等都是他排遣疲劳的方法。叔父自幼喜爱文学、历史，读书就是一种享受。从赴清华求学算起，离开故乡已有五十八年，常常惦记着老家存放着的一箱箱古书，那是祖父节衣缩食一册册买来收藏的。每次回苏州探亲，他都要认真翻阅，细细品味，还要检查保存是否妥善，脸上表露着惜书之情。随着岁月流逝，叔父一辈的老人们中总有一个情结，感到有一件大事应该办理。一九九八年，叔父谢毓元、谢毓寿、姑母谢毓繁、谢毓英等一起商议，决定把收藏多年的2035册珍贵古籍图书全部赠苏州图书馆，作为对故乡的厚礼。在苏州市文化局举行的隆重的捐赠仪式上，他代表父辈签署了“赠书协议”，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的青少年时期在故乡苏州度过，爱读书，也爱收藏书。记得小时候跟随父亲逛旧书店，如果发现一本合意的旧书，父子俩都欣喜如狂。就这样月积年累，老家的藏书越来越多。经历岁月沧桑，躲过文革浩劫，几千册图书象征着历史的沉积。今天，谢氏家族决定把全部收藏捐赠给故乡的人民，让大家都能来阅读，都来享受，这是我们对故乡的一份心意……”

当时，我面对着满满一屋整整齐齐摆放在苏州图书馆书架上的古书，心里想，爱书的人捐出了心爱的古籍图书，让它回归苏州人民。

星转月移，叔父谢毓元院士已经八十高龄了。他仍然身体健康，思维敏捷，领导和直接参与科研一线的工作，还参加一些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还要以有生之年，为国家多出一些成果”。虽然他不再担任药物研究所的行政领导工作了，但十分关心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国际合作、设备更新等重大问题。他尤其关心年轻一代科技人员的成长，言教身传，勉励他们努力工作，超越前辈。他说：“要护送新一代科研工作者勇敢地走向世界科学技术的舞台，创造出更多的国际一流水平的新成果”。在他的心日中，事业总是放在第一位的，八旬老人始终充满着蓬勃活力。

在祝贺叔父八十华诞的时候，我深信他的科学业绩和精神风貌将永远发扬光大，激励今人，启发来者。